

全球
畅销

Threat of China

中国的威胁？

【法】魏柳南◎著 王宝泉 叶寅晶◎译

一部震撼欧美政坛的力作！

以法国外交官的名义对“中国威胁论”说 NO！



人民日报出版社

Threat of China

中国的威胁？

【法】魏柳南◎著 王宝泉 叶寅晶◎译

一部震撼欧美政坛的力作！

以法国外交官的名义对“中国威胁论”说 NO！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威胁? / (法) 魏柳南著; 王宝泉, 叶寅晶译.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 - 7 - 80208 - 797 - 2

I. 中...

II. ①魏...②王...③叶...

III. 国际问题 - 研究 - 现代

IV. D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8653 号

书 名: 中国的威胁?

作 者: 魏柳南

责任编辑: 林 海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9 6536952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5. 25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08 - 797 - 2

定 价: 28.00 元

序 言

魏柳南（Lionel Vairon）的新书《中国的威胁？》的中文版即将出版，我很愿意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下这位法国的“另类”中国问题专家。

在法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都被称为“汉学家”。法国的汉学研究有一定的传统，主要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及文化为主。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与发展，法国的汉学家们也开始研究现代中国的问题，但法国的汉学在研究中国当代问题时，总免不了带上一些法国的色彩。也就是说，法国汉学家喜欢按照他们各自的政治偏好、意识形态信仰或某种文化上的自我中心论去解释中国，因此在展开有关中国问题的辩论上，法国的汉学家们有时会争得面红耳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法国的汉学家中也有些人非常“革命”，另一些则近似“反革命”。近些年来，法国的汉学主流派受到美国的影响不小，说到中国必谈论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如何、人权状况如何，等等。所以，许多中国人都认为，法国的汉学家对中法关系的走向起了不太好的作用。

魏柳南还不属于法国的汉学主流派，他企图以某种客观地、超

然的态度研究、分析中国，而且在研究中不辞辛苦地去看大量中文的资料。当然，他的这种态度是与他个人的奇特经历分不开的。魏柳南大学时就学习中文和俄文，读研究生时又对政治学和东南亚研究发生了浓厚兴趣，最后博士论文也研究的是越南问题。但是，他最后在找工作时，阴差阳错地却找到了一位研究阿拉伯世界的工作。后来，他在法国驻东南亚和中东几个国家的大使馆工作过15年。回到法国后，他先当了五年的国防部阿拉伯世界部门的战略顾问，最后就开了咨询公司，替欧盟，阿拉伯和中国的企业和政府部门做一些中东问题的咨询。他丰富的文化背景使他能充分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使他的分析不带那么多固定的文化偏见。

魏柳南在研究了多年阿拉伯世界后，又回过头来研究中国与亚洲，并在一些高等教学机构里教授当代越南与中国的地缘政治。与法国汉学界的争吵相比，他更喜欢走近群众，到各种场合去向法国听众介绍中国，讲解中国近些年的发展与面临的问题。随着他的讲座越办越多，他在法国听众中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近些年来，法国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读者、听众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大，有关中国的著作也层出不穷。但是，法国汉学界的那种按照自己意识去解读中国的传统却经久不衰。魏柳南的这本书一反法国汉学界的传统，给法国论述中国的图书带去了一股清风。魏柳南的分析有几个鲜明的特点：1. 他明显要区别于法国汉学界那种“欧洲中心论”的立场，想尽量从中国人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的问题；2. 他所引用的资料有大量的中文著作，他自己也对中国人做了大量的访谈；3. 他完全不同意那些西方舆论界对中国制度的指责，不同意西方流行的对人权及民族自决权的看法；4. 他在地缘政治的分析中也尽量想向法国读者介绍中国对世界的看法是什么。

客观地说，像魏柳南这样评论中国的书在法国等欧洲国家出得并不多。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希望像魏柳南一样客观评价中国的法国汉学家会变得越来越，而中国读者也能从他的分析中了解到法国及西方人为何是那样理解及解读中国的。

丁一凡

2009 年 3 月

前 言

2008 年 5 月的四川地震使超过 8 万人失去生命，“超过 1500 万的人流离失所，这场自然灾害惩罚了中国人对西藏人犯下的罪行”……从美国影星莎朗·斯通在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发表的这段言论可以看出，西方在面对 30 年来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通过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智慧所取得的成就时，表现出的不理解、曲意宣传和无故挑衅到了什么程度。2005 年 1 月正值纺织品出口限额解除之际，反华活动的卷土重来令北京奥运会的组织筹备者深感不安。当时，媒体和西方政治家们都在积极介入这些被认为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众多经济领域构成主要威胁的贸易保护主义事件。奥运会前一年，这场运动的第一波浪潮开始出现：指责中国与实施种族大屠杀的苏丹政府关系密切，2007 年每天对于中国产品（尤其是玩具质量）的控告都不绝于耳，还有对中国的缅甸政策的尖锐声讨，在几个月里对中国环境政策的持续批评，2008 年 4 月欧盟发表声明谴责中国的非洲政策，以及对中国针对少数支持“西藏事件”的人实施的政策进行谴责。

中国所面对的这场诋毁运动，在我们看来，预示着当代国际关

系进入了新阶段，尽管极少的观察家及为数更少的公众在舆论辞令上注意把握分寸。最近刚去世的法国作家让·弗朗索瓦·勒韦尔，是自由主义的信徒和美国的绝对仰慕者，在他 2002 年出版的作品《反美困扰》中写道：

“欧洲右翼势力的反美潮流所扮演的是这个大陆在 20 世纪就丧失了的角色，欧洲自 15 世纪开始就是全球的主要启蒙中心——征服者，是主要的艺术和科学的故乡，并几乎是世界政治战略和经济活动的滥觞。时而是这个欧洲国家，时而是另一个欧洲国家成为未定型的世界化的领跑者，但所有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其中，不论是同时的还是轮流更替。现在，欧洲不仅失去了在世界范围内独断专行的能力，而且各国也根据所面临问题的不同而处境各异，始终处于美国影响的阴影里，这使其受到限制，难以重返竞争行列。”

颇为反常的是，这一年来，疯狂的反华浪潮在媒体和西方政治阶层占据主导地位。在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要对中国发起新一轮具有历史意义的“运动”，在某种形式上我们可以将其比作让·弗朗索瓦·勒韦尔的断言。实际上，欧洲人在 20 世纪经历了一段失去影响力的痛苦时期，而美国则从中受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它们自己的缺陷和荒唐，以及在瓜分领土和财产方面的无能为力和盲目的民族主义所致。实际上，对欧洲来说是无异于自杀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地理上不属于欧洲但来自于欧洲的主角（美国）登上舞台。这种新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正经历着阵痛，但

随着 21 世纪初欧洲不断涌现出亲美政权（尼古拉·萨科齐的法国，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意大利，瓦茨拉夫·哈维尔的捷克，安格拉·默克尔的德国，以及自 1945 年就无条件与美国永久结盟的英国^①），法国回归北约，许多新加入欧盟的成员表现出亲美倾向，尽管受到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对——这些舆论过去曾被灌输美国电影的理念并且受到向美国文化大献殷勤的媒体的麻痹。但是所有这些都预示着美国似乎正要在西方阵营取得决定性胜利。然而，某些欧洲公众以及某些知识和政治精英坚持不懈地企图抑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的实现。正值这时，新崛起的中国力量成为意外的机会。

奥运会是一次绝佳的机会。在“抵制”的威胁下尤其可以迫使中国领导人做出让步。此举的目的也许在于有时以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提醒人们——虽然中国正以挑衅性的速度增长，但她那异常健康的经济并不会为其打开强国的大门——她尚未达到反抗西方压迫的程度。从根本上说 19 世纪还没有结束。“国际”的价值观仍属于西方，并仍能强加给中国。所有的借口都有利于滋生反对中国的舆论土壤。“种族屠杀的奥运会”，CNN 的主持人甚至称中国领导人是“无赖和流氓团伙”，任何恶毒的语言都没有留情。在欧洲和美国，这样的言论（例如反对犹太民族或以色列领导人）将成为司法诉讼和谴责“煽动民族仇恨”的目标。在中国，即使遭受严厉的批评，任何电视评论家也都无权运用这种种族主义言论来形容领导人，譬如美国的领导人——虽然他们目前在权力管理方面并不令人满意。为什么在这个国家他们会受到公共权力和公共舆论的容忍？

① 1944 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向戴高乐将军宣称：“你想让我们英国人怎样做，采取不同于美国的立场？知道这一点，每当我们需要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做出选择时，我们选择美国。每当我要在您和罗斯福之间选择时，我将一直选择罗斯福！”

为什么对一个一直在谈论“构建和谐的国际社会新秩序”，强调国家之间相互尊重的必要性，呼吁重新合理分配世界财富，要求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或正在消失国家援助的必要性的国家表现出如此强烈的仇恨和鄙视？本书目的很明确，即试图分清“抽象原因—感知—具体原因”的关系，以及通过现在中国地缘政治的不同侧面来解释其深层原因，以使大家更好地了解领导这场“运动”的人的动机，理智、冷静、耐心地靠近这个充满变数的让人们心惊肉跳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秩序，是在二战后建立的，是已经过时的秩序，毋宁说是一种无序。

实际上，1991年12月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悄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冷战的结束使自由的民主国家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一个无意义的世界。自1945年起，面对西方民主国家针对马列主义专政制度的斗争，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构建出一种积极的形象并被赋予某种“意义”。1991年，源于苏联的威胁褪去了，却带给世界一个意识形态上的真空。它让人们重新深入思考那些构建自由社会制度的基础。整个世界似乎朝着一个“历史的尽头”前行，所降临的唯一一种社会模式就是自由民主制度。而这种对未来的展望是令人恐惧的。

到目前为止，尽管华盛顿作了各种努力试图寻找一个可信的、长久的敌人，譬如伊斯兰恐怖主义，但尝试还是失败了。恐怖活动，尤其是跨国恐怖活动，其表现一贯残暴血腥，其特点更是变幻无常、难以琢磨，很难作为稳定的敌人。已经披露的用来对付恐怖活动的手段与某些自由民主原则相冲突（譬如关塔那摩监狱和位于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卜监狱，就利用酷刑来逼讯。尤其令人震惊的是这居然在法律上得到确认，依据的是官方在半个世纪以来奉为圭臬

的同一原则——民主、透明、尊重公众自由^①——在此基础上西方国家联盟才正式建立起来)，所有这些因素都严重损害了美国政策的可靠性，并迫使华盛顿寻找别的解决办法。

当然，作为这一角色的最佳候选者应当可以回答美国社会的所有幻觉，这一点人们在 1999 年乔治·W·布什的选战中就已经预感到了。其中包括：由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信仰无神论^②、强迫或鼓励堕胎等。中国有着足够强大的力量使之看起来是真正的长期威胁——这为美国政府加强其本来已经十分惊人的军事计划找到了理由。但是军事力量——或称为核力量的过于强大使美国无法对伊拉克采取任何行动（古巴、越南或朝鲜在这方面也不是省油灯）。美国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要找到一个真正的对手，而是一个长久的对手——虽然包括某些杞人忧天的分析：这个“对手”的存在，将为美国的全球霸权政策，以美国为核心的跨大西洋各国的紧密关系，不断增长的军费开支，以及用来掩饰他们自身缺点、行为和经济利益而发表关于人权问题的说教找到了正当的理由。中国目前和未来的经济实力在西方民众中激起了恐惧心理。由于宗教上的不同，这个对手也会使人们寄希望于由美国的意志所划定的旨在将世界引向救世主式的道路。^③

在众多崛起国家中只有一个能用一种近乎神奇的方式在国际舞

① 例如，美国在关塔那摩军营关押了为数众多未经司法程序而受到指控的犯人，而且都没有经过司法仲裁。这里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地被美国指控犯有恐怖罪或者作为恐怖组织的帮凶的犯人，并对他们严刑逼供。2005 年，掀起了针对布什政府令人难以接受的滥用私刑的做法的批评浪潮。

② 中国政府是宗教自由的敌人，是失败的疯狂和残忍镇压政策的倡导者。1999 年 11 月 19 日乔治·布什的讲话。

③ “保护我们人民的唯一办法，维持和平和掌握自己命运的唯一办法，就是美国在世界上继续维持其领导地位。”2006 年 1 月布什在联大的演讲。

台上演绎传奇，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被指责为“专制”的、无神论的中国最终将被西方阵营赋予一个新的意义：在西方阵营中，国家间的团结由于缺少核心目标而备受侵蚀。走向支离破碎的社会贪婪地寻找着新的信仰（现存宗教、千禧年团体、疯狂消费、种族主义等），到处都是金钱至上。西方政治家也愈无法使人们看到新的前景，无力应对经济与社会的挑战（失业、老龄化、工业变革等），这些挑战不断增加并需要这个社会深层次的改革。中国最终将扮演的，就是替罪羊的角色。

近几年来，一种猜测、披露中国“意图”的气氛在西方世界被别有用心地传播开来，在美国和法国尤其如此。人们发现，为了向世人展示中国的现状，一些情况被越来越多地重新提起，譬如非法器官移植，向死刑犯家属收取子弹费，中国工人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被迫一天工作 15 个小时，国有企业职工的下岗，地方官员贪污腐败，以及标志着中国暗藏野心的军费预算问题等，将其普遍化就升级成了“分析”。

从中美之间长期的核战争威胁到由于中国对象牙的需求而导致非洲大象消失的问题，媒体每周都会给人们带来对中国的批评，并向人们揭露这个崛起中的超级大国对整个世界格局的稳定造成的威胁。从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门罗 1997 年出版的那本著名的《与中国即将发生的冲突》到记者菲利普·科恩的《中国会成为我们的噩梦吗？》，以及菲利普·马斯奈的《疯狂的中国》，一些相关著作的标题变得令人咋舌，并铺天盖地出现在书店的书架上。

逐渐崛起的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影响——发达国家因为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而变得脆弱，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与中国不是互补而是竞争关系，尤其是 2005 年关于纺织工业的分

歧，使得中国与一些国家之间的火药味更浓了。这些国家既包括那些由于赤字增长显得脆弱不堪的发达国家，也包括那些与中国经济相互竞争的发展中国家。

诚然，这些作者都触及了那些当代中国有关失业、人权、司法机关的软弱或腐败的现实问题，也谈到了另外一些值得探讨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如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或者中国长期的战略野心），但是，通常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却是依据对意识形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考量，或者受美国对于国际关系看法（重视经济，社会自由主义，从实质上推进议会民主制，将对人权的定义作为战略威慑的基础手段等）的影响。

但是，这种视觉偏差随着奥运会在中国举行而在 2008 年达到了最大。这个能以拒绝参加奥运开幕式作要挟，强迫中国领导人做出让步的好机会不容错过。这样做的目的（也许有时是不知不觉的）旨在提示陷入经济衰退的美国和欧洲：中国好得令人无法忍受的经济不会为她打开通往强国的大门；她还没能力抵制西方的压力；说到底，19 世纪还没有结束。国际价值观仍然掌握在西方手里，西方仍然可以为所欲为地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从“苏丹问题”到中国玩具的质量，从缅甸问题到“西藏问题”，这都为掀起持续反华浪潮提供了很好借口。从“种族灭绝的奥运会”到 CNN 主持人的言辞，用语恶毒无所不用其极。在欧洲和美国，譬如说对犹太人使用这样的恶毒语言，都将受到司法干预，会因煽动种族仇恨而受到惩罚。为什么用在中国身上的这些恶毒言语却能得到司法和公众的宽容，为什么如此仇恨和歧视一个在不停地倡导国际社会和谐的国家？

本书的目的就在于试着剖析这场激烈运动的深层次原因，以便

各位更好地理解这些攻击行为的动机，理智、冷静、耐心地对待这个正在经历重大变革的世界带给人们的惊恐战栗。

中国拥有足以令她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巨大成功手段。但是，她的某些薄弱方面也同样不容掩盖，这些问题还可能对其长远的成功起牵制作用。与越来越多的分析家和西方媒体的断言恰恰相反：即使从长远看中国也不会构成威胁，因为她缺乏最关键的王牌：虚拟统治权。今天的世界只有美国才握有这张王牌，并且长期独自把持。这种不容反抗的统治可以解释为霸权，具体表现为美国影视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好莱坞打造的梦想生活方式、美国的强大（就像科技含量高的战争电影里展现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强烈地影响着全球，尤其是年轻人。这些画面也同样引起了激烈的排斥反应——“9·11”恐怖分子喝的是可口可乐，其中好几个受的是西方高等教育——这种在影视传播上的绝对优势仍然体现了它在经济和军事上可以长期保持下去的优势。政府和公众往往认识不到这些影片的杀伤力，没有采取任何抵抗措施。不妨举个例子，中国的国际航班上不就经常播放美国影片吗？这些影片中显然在吹嘘暗示美式科技的优越，其炫耀程度近于科幻，而不是现实。中国尚不具备这种精神统治能力。这些反华活动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中国的发展及其社会模式对西方公众舆论或发展中国家产生吸引力。欧洲公众对一个过分自由的，漠视人际关系和过分强调个人权利的全球化的意义（而不是对全球化本身）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发展中国家的公众对这种自去殖民化以来被认为具有优越性的，对所有同类型国家都适用的极端自由主义模式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把中国的“单边迂回政策”，“对非洲完全负面的影响”，“对人权体制的践踏”，天天挂在嘴边的“中国军事威胁”，等等——置于公众

审判之下。无论是否有意，其目的恰恰在于遏制中国在国际秩序中越来越大的影响。

在当今情势下，西方公众舆论是不可能把被认为是中国特有的，与在其他国家也发生的现象拿来比较。很明显，西方某些领导人对中国的部分攻击，其目的或是为了掩盖他们现在的行为，或是为了让人们忘记他们的历史。当某些人荒谬地攻击在西藏出现“文化灭绝”的时候，却没人提及此时伊拉克基督徒有计划地消失了。这些基督徒在这个国家生活了 2000 年，今天却被迫流亡，他们不仅被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迫害，也被美国扶植的傀儡政府的政策所迫害。每天都会有十几个平民被杀——常常是美国军方干的，而美军认为这只是“走火”而已，普遍表现出对死者的不屑和冷漠。没有人在美国或伊拉克大使馆前进行愤怒的抗议……也没有新闻舆论呼吁保护这一团体的最后幸存者。至于欧洲政府，他们指责中国在非洲不保护环境，不尊重劳动者权利。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指责中国在掠夺非洲的自然资源，此举企图让人忘记他们在非洲犯下的历史罪行、可耻失败和斑斑劣迹。健忘和假新闻使得欧洲领导人得以将欧洲公众舆论注意力转向中国，使之忘却欧洲昔日的殖民历史，还对一些独裁政权——一些“终身总统”提供支持。因为迄今为止，作为交换，这些独裁政权已经把他们的一部分自然资源，或是系统地通过“招标”方式交到了欧洲或者美国公司手中。

21 世纪中国的崛起不论对国际力量的对比，还是对世界经济的转变都将发挥它决定性的影响力。而中国崛起的重要性也必然使世界呈现出一幅关于中国的更加微妙的景象。对于这种景象，媒体向我们描绘的画面通常令人焦虑不堪。的确，中国拥有很多足以使其胸有成竹面对未来的王牌，但是那些似乎威胁着中国长远发展的

薄弱环节也不少，将这两种解读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客观的结论，从而使国际社会客观看待 21 世纪中国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对于一个占世界人口 20% 的国家来说，经济上的崛起必然带来种种冲击，而占据世界人口 16.7% 的印度也增加了这种冲击，尽管它的发展与中国相比还较为缓慢。然而西方国家领导人想要摆脱纠缠着他们的这些困扰，仅仅做出“公开谴责”是无济于事的，毕竟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时期，几大文化力量的对比重新获得平衡，中国和印度也回归到大国行列。这些大国在定义价值观、制定推进和平进程的政策上掌握着话语权。18 世纪末以前的几个世纪中，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始终高于当时的西欧国家。自 10 世纪起，中国人便在瓷器生产活动中建立了第一个群体工业生产组织。但是，欧洲的工业革命彻底打乱了这种趋势。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萧条之后，这个古老的帝国又重新活跃起来，引起了西方民众的担忧。由于研究领域涉及面广泛，本书对于中国 20 世纪初至今主要问题的介绍，只以一种并不全面、透彻的方式加以探讨。

目 录

CONTENTS

1 序 言

1 前 言

第一章 “中国威胁论”

- 7 一、中国一直是历史主角
- 13 二、中国仍然是世界地缘中心
- 22 三、“红色的儒家思想”
- 24 四、跟美国对抗的都是强者
- 27 五、受挫的民族主义重新抬头？
- 34 六、国体如天体，谁重就围绕谁转
- 36 七、凭什么把全世界所有问题归咎于中国？
- 37 八、19 世纪西方就开始流行“黄祸论”
- 43 九、“中国是祸”？“中国是福”？